

重回自己的經典

——以一篇不知名的小說為例

主講人：張大春

壹、演講大綱

1. 經典的一般性意義與傳統
2. 歷史共構的累積和變化
3. 沿襲、挑戰以至於創造

附錄一：

今古奇觀第十二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

背手為雲覆手雨，紛紛輕薄何須數？
君看管鮑貧時交，此道今人棄如土。

昔時，齊國有管仲，字夷吾；鮑叔，字宣子，兩個自幼時以貧賤結交。後來鮑叔先在齊桓公門下信用顯達，舉薦管仲為首相，位在己上。兩人同心輔政，始終如一。管仲曾有幾句言語道：「吾嘗三戰三北，鮑叔不以我為怯，知我有老母也；吾嘗三仕三見逐，鮑叔不以我為不肖，知我不遇時也；吾嘗與鮑叔談論，鮑叔不以我為愚，知時有利不利也；吾嘗與鮑叔為賈，分利多，鮑叔不以我為貪，知我貧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叔！」所以古今說知心結交，必曰「管鮑」。今日說兩個朋友，偶然相見，結為兄弟，各捨其命，留名萬古。

春秋時，楚元王崇儒重道，招賢納士。天下之人聞其風而歸者，不可勝計。西羌積石山，有一賢士，姓左，雙名伯桃，幼亡父母，勉力攻書，養成濟世之才，學就安民之業。年近四旬，因中國諸侯互相吞併，行仁政者少，恃強霸者多，未嘗出仕。後聞得楚元王慕仁好義，遍求賢士，乃攜書一囊，辭別鄉中鄰友，逕奔楚國而來。迤邐來到雍地，時值隆冬，風雨交作。有一篇《西江月》詞，單道冬天雨景：

習習悲風割面，濛濛細雨侵衣。催冰釀雪逞寒威，不比他時和氣。
山色不明常暗，日光偶震還微。天涯遊子盡思歸，路上行人應悔。

左伯桃冒雨蕩風，行了一日，衣裳都沾濕了。看看天色昏黃，走向村間，欲覓一宵宿處。遠遠望見竹林之中，破窗透出燈光，逕奔那個去處。見矮矮籬笆，圍著一間草屋，乃推開籬障，輕叩柴門。中有一人，啓戶而出。左伯桃立在簷下，慌忙施禮曰：「小生西羌人氏，姓左，雙名伯桃。欲往楚國，不期中途遇雨，無覓旅邸之處。求借一宵，來早便行，未知尊意肯容否？」那人聞言，慌忙答禮，邀入屋內。伯桃視之，止有一榻，榻上堆積書卷，別無他物。伯桃已知亦是儒人，便欲下拜。那人云：「且未可講禮，容取火烘乾衣服，卻當會話。」當夜燒竹爲火，伯桃烘衣。那人炊辦酒食，以供伯桃，意甚勤厚。伯桃乃問姓名。其人曰：「小生姓羊，雙名角哀，幼亡父母，獨居於此。平生酷愛讀書，農業盡廢。今幸遇賢士遠來，但恨家寒，乏物爲款，伏乞恕罪。」伯桃曰：「陰雨之中，得蒙遮蔽，更兼一飲一食，感佩何忘！」當夜，二人抵足而眠，共話胸中學問，終夕不寐。

比及天曉，淋雨不止。角哀留伯桃在家，盡其所有相待，結爲昆仲。伯桃年長角哀五歲，角哀拜伯桃爲兄。一住三日，雨止道乾。伯桃曰：「賢弟有王佐之才，抱經綸之志，不圖竹帛，甘老林泉，深爲可惜。」角哀曰：「非不欲仕，奈未得其便耳。」伯桃曰：「今楚王虛心求士，賢弟既有此心，何不同往？」角哀曰：「願從兄長之命。」遂收拾些小路費糧米，棄其茅屋，二人同望南方而進。

行不兩日，又值陰雨，羈身旅店中，盤費罄盡，止有行糧一包，二人輪換負之，冒雨而走。其雨未止，風又大作，變爲一天大雪。怎見得？你看：

風添雪冷，雪趁風威。紛紛柳絮狂飄，片片鵝毛亂舞。團空攪陣，不分南北西東；遮地漫天，變盡青黃赤黑。探梅詩客多清趣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

二人行過歧陽，道經梁山路，問及樵夫，皆說：「從此去百餘里，並無人煙，盡是荒山曠野，狼虎成群，只好休去。」伯桃與角哀曰：「賢弟心下如何？」角哀曰：「自古道死生有命，既然到此，只顧前進，休生退悔。」又行了一日，夜宿古墓中，衣服單薄，寒風透骨。

次日，雪越下得緊，山中仿佛盈尺。伯桃受凍不過，曰：「我思此去百餘里，絕無人家；行糧不敷，衣單食缺。若一人獨往，可到楚國。二人俱去，縱然不凍死，亦必餓死於途中，與草木同朽，何益之有？我將身上衣服脫與賢弟穿了，賢弟可獨齎此糧，於途強掙而去。我委的行不動了，寧可死於此地。待賢弟見了楚王，必當重用，那時卻來葬我未遲。」角哀曰：「焉有此理！我二人雖非一父母所生，義氣過於骨肉。我安忍獨去而求進身耶？」遂不許，扶伯桃而行。行不十里，伯桃曰：「風雪越緊，如何去得？且於道傍尋個歇處。」見一株枯桑，頗可避雪，那桑下止容得一人，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。伯桃命角哀敲石取火，拾些枯枝，以禦寒氣。比及角哀取了柴火到來，只見伯桃脫得赤條條地，渾身衣服，都做一堆放著。角哀大驚，曰：「吾兄何爲如此？伯桃曰：「吾尋思

無計，賢弟勿自誤了，速穿此衣服，負糧前去，我只在此守死。」角哀抱持大哭曰：「吾二人死生同處，安可分離？」伯桃曰：「若皆餓死，白骨誰埋？」角哀曰：「若如此，弟情願解衣與兄穿了，兄可齎糧去，弟寧死於此。」伯桃曰：「我平生多病，賢弟少壯，比我甚強。更兼胸中之學，我所不及。若見楚君，必登顯宦。我死何足道哉！弟勿久滯，可宜速往。」角哀曰：「今兄餓死桑中，弟獨取功名，此大不義之人也！我不爲之。」伯桃曰：「我自離積石山，至弟家中，一見如故。知弟胸次不凡，以此勸弟求進。不幸風雨所阻，此吾天命當盡。若使弟亦亡於此，乃吾之罪也。」言訖，欲跳前溪覓死。角哀抱住痛哭，將衣擁護，再扶至桑中，伯桃把衣服推開，角哀再欲上前勸解時，但見伯桃神色已變，四肢厥冷，口不能言，以手揮令去。角哀尋思：「我若久戀，亦凍死矣，死後誰葬吾兄？」乃於雪中再拜伯桃，哭曰：「不肖弟此去，望兄陰力相助。但得微名，必當厚葬？」伯桃點頭半答，角哀取了衣糧，帶泣而去。伯桃死於桑中。後人有詩贊云：

寒來雪三尺，人去途千里。
長途苦雪寒，何況囊無米？
並糧一人生，同行兩人死；
兩死誠何益？一生尚有恃。
賢哉左伯桃！隕命成人美。

角哀捱著寒冷，半飢半飽，來至楚國，於旅邸中歇定。次日入城，問人曰：「楚君招賢，何由而進？」人曰：「宮門外設一賓館，令上大夫裴仲接納天下之士。」角哀逕投賓館前來，正值上大夫下車。角哀乃向前而揖，裴仲見角哀衣雖襤褸，器宇不凡，慌忙答禮，問曰：「賢士何來？」角哀曰：「小生姓羊，雙名角哀，雍州人也。聞上國招賢，特來歸投。」裴仲邀入賓館，具酒食以進，宿於館中。次日，裴仲到館中探望，將胸中疑義盤問角哀，試他學問如何。角哀百問百答，談論如流。裴仲大喜。入奏元王，王即時召見，問富國強兵之道。角哀首陳十策，皆切當世之急務。元王大喜。設御宴以待之，拜爲中大夫，賜黃金百兩，彩緞百匹。角哀再拜流涕，元王大驚而問曰：「卿痛哭者何也？」角哀將左伯桃脫衣並糧之事，一一奏知。元王聞其言，爲之感傷。諸大臣皆爲痛惜。元王曰：「卿欲如何？」角哀曰：「臣乞告假，到彼處安葬伯桃已畢，卻回來事大王。」元王遂贈已死伯桃爲中大夫，厚賜葬資，仍差人跟隨角哀車騎同去。

角哀辭了元王，逕奔梁山地面，尋舊日枯桑之處。果見伯桃死屍尙在，顏貌如生前一般。角哀乃再拜而哭，呼左右喚集鄉中父老，卜地於浦塘之原：前臨大溪，後靠高崖，左右諸峰環抱，風水甚好。遂以香湯沐浴伯桃之屍，穿戴大夫衣冠；置內棺外槨，安葬起墳；四圍築牆栽樹；離墳三十步建亭堂；塑伯桃儀容；立華表，柱上建牌額；牆側蓋瓦屋，令人看守。造畢，設祭於亭堂，哭泣甚切。鄉老從人無不下淚。祭罷，各自散去。角哀是夜明燈燃燭而坐，感歎不已。忽然一陣陰風颯颯，燭滅復明。角哀視之，見一人於燈影中，或進或退，隱隱有哭聲。角哀叱曰：「何人也？輒敢夤夜而入！」其人不言。角哀起而視之，乃伯桃也。角哀大驚！問曰：「兄陰靈不遠，今來見弟，必有事故。」伯

桃曰：「感賢弟記憶，初登仕路，奏請葬吾，更贈重爵，並棺槨衣衾之美，凡事十全。但墳地與荆軻墓相連近，此人在世時，爲刺秦王不中被戮，高漸離以其屍葬於此處。神極威猛，每夜仗劍來罵吾曰：『汝是凍死餓殺之人，安敢建墳居吾上肩，奪吾風水？若不遷移他處，吾發墓取屍，擲之野外！』有此危難，特告賢弟。望改葬於他處，以免此禍。」角哀再欲問之，風起忽然不見。角哀在享堂中，一夢驚覺，盡記其事。

天明，再喚鄉老，問：「此處有墳相近否？」鄉老曰：「松陰中有荆軻墓，墓前有廟。」角哀曰：「此人昔刺秦王，不中被殺，緣何有墳於此？」鄉老曰：「高漸離乃此間人，知荆軻被害，棄屍野外，乃盜其屍，葬於此地。每每顯靈。土人建廟於此，四時享祭，以求福利。」角哀聞其言，遂信夢中之事。引從者逕奔荆軻廟，指其神而罵曰：「汝乃燕邦一匹夫，受燕太子奉養，名姬重寶，盡汝受用。不思良策以負重託，入秦行事，喪身誤國，卻來此處驚惑鄉民，而求祭祀！吾兄左伯桃，當代名儒，仁義廉潔之上，汝安敢逼之？再如此，吾當毀其廟，而發其家，永絕汝之根本！」罵訖，卻來伯桃墓前祝曰：「如荆軻今夜再來，兄當報我。」

歸至享堂，是夜秉燭以待。果見伯桃哽咽而來，告曰：「感賢弟如此，奈荆軻從人極多，皆土人所獻。賢弟可束草爲人，以彩爲衣，手執器械，焚於墓前。吾得其助，使荆軻不能侵害。」言罷不見。角哀連夜使人束草爲人，以彩爲衣，各執刀槍器械，建數十於墓側，以火焚之。祝曰：「如其無事，亦望回報。」歸至享堂，是夜聞風雨之聲，如人戰敵。角哀出戶觀之，見伯桃奔走而來，言曰：「弟所焚之人，不得其用。荆軻又有高漸離相助，不久吾屍必出墓矣。望賢弟早與遷移他處殯葬，免受此禍。」角哀曰：「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！弟當力助以戰之。」伯桃曰：「弟，陽人也，我皆陰鬼；陽人雖有勇烈，塵世相隔，焉能戰陰鬼也？雖苕草之人，但能助喊，不能退此強魂。」角哀曰：「兄且去，弟來日自有區處。」次日，角哀再到荆軻廟中大罵，打毀神像。方欲取火焚廟，只見鄉老數人，再四哀求曰：「此乃一村香火，若觸犯之，恐貽禍於百姓。」須臾之間，土人聚集，都來求告。角哀拗他不過，只得罷了。

回到享堂，修一道表章，上謝楚王，言：「昔日伯桃並糧與臣，因此得活，以遇聖主。重蒙厚爵，平生足矣，容臣後世盡心圖報。」詞意甚切。表付從人，然後到伯桃墓側，大哭一場。與從者曰：「吾兄被荆軻強魂所逼，去往無門，吾所不忍。欲焚廟掘墳，又恐拂土人之意。寧死爲泉下之鬼，力助吾兄，戰此強魂。汝等可將吾屍葬於此墓之右，生死共處，以報吾兄並糧之義。回奏楚君，萬乞聽納臣言，永保山河社稷。」言訖，掣取佩劍，自刎而死。從者急救不及，速具衣棺殯殮，埋於伯桃墓側。

是夜二更，風雨大作，雷電交加，喊殺之聲，聞數十里。清曉視之，荆軻墓上，震烈如發，白骨散於墓前。墓邊松柏，和根拔起。廟中忽然起火，燒做白地。鄉老大驚，都往羊、左二墓前，焚香展拜。從者回楚國，將此事上奏元王。元王感其義重，差官往墓前建廟，加封上大夫，敕賜廟額曰：「忠義之祠」，就立碑以記其事。至今香火不斷。荆軻

之靈自此絕矣。土人四時祭祀，所禱甚靈。有古詩云：

古來仁義包天地，只在人心方寸間。

二士廟前秋日淨，英魂常伴月光寒。

附錄二：戲劇文本故事大綱

春秋時候，楚元王崇儒重道，招賢納士，天下不知有多少人聞風而歸，西羌積石山，有一個賢士，名叫左伯桃，自幼父母雙亡，勉力讀書，養成了濟世之才，學就安民之業，那時候左伯桃已經快上五十年紀，因鑒於中國諸侯行仁政者少，恃強霸者多，所以一向沒有做官的念頭，後來聽說楚元王慕仁爲義，遍求賢士，乃攜書一囊，辭別鄉中鄰友，逕奔楚國而來，迤邐來到雍地，時值嚴冬，雨雪霏霏，再加一陣陣如刀如刺的狂風，左伯桃走了一天，衣裳都濕透了，勉強忍住寒冷前進，看看天色漸漸黑瞭下來，遠遠望見遠處竹林之中，有一間茅屋，窗中透出一點燈亮來，伯桃大喜，就跑到這茅屋前去叩門求宿，屋裡走出一個書生來，四十四五年紀，知道了左伯桃的來意，便一口歡迎他進屋去。左伯桃進得屋內，上下一看，只見屋中傢俱簡單，而且破陋不堪，一張床上滿堆了一些書卷，左伯桃請教那人姓名，知道是羊角哀，也是自小死了父母，平生只愛好讀書，想救國救民的人，二人三言兩語，便十分投機，大有“恨相見之太晚”的意思，兩人便結拜做異姓骨肉。左伯桃見羊角哀一表人才，學識又好，就勸他一同到楚國去謀事，羊角哀也正有這個心思。一日天晴，兩人便帶了一點乾糧往楚國而去。曉行夜宿，自非一日，看看乾糧將要用盡，而老天又降下大雪來，左伯桃兀自思量，這點乾糧，若供給一人受用，還能到得楚國，否則兩個人都要餓死。他自己知道學問沒有羊角哀的淵博，便情願犧牲自己，去成全羊角哀的功名。想罷便故意摔倒地下，叫羊角哀去搬塊大石來坐著休息。等羊角哀把大石搬來，左伯桃已經脫得精光，裸臥在雪地上，凍得只剩了一口氣。羊角哀大慟而號。左伯桃叫他把自己的衣服穿上，把乾糧帶走，速去求取功名。言畢死去。羊角哀到了楚國得由上大夫裴仲薦於元王，元王召見羊角哀時，羊角哀上陳十策，元王大喜，拜羊角哀做中大夫，賜黃金百兩，綢緞百匹。羊角哀棄官不做，要去尋左伯桃的屍首。羊角哀把左伯桃的屍首尋著之後，給左伯桃香湯沐浴，擇一塊吉地安葬了。羊角哀便在這裡守墓。

墳和荊軻墓相隔不遠，相傳荊軻因刺秦王不中，死後精靈不散，見左伯桃葬在他的旁邊，鬼與鬼便起了糾紛。一夜：羊角哀夢見左伯桃遍體鱗傷而來。訴說荊軻的凶暴，羊角哀醒來之後：提劍到左伯桃墳前說道：“荊軻可惡，吾兄一人打不過他，讓小弟來幫你的忙罷。”說罷，自刎而死。是夜：狂風暴雨，雷電交作，隱隱聞喊殺之聲。天明：荊軻的墳爆開了。